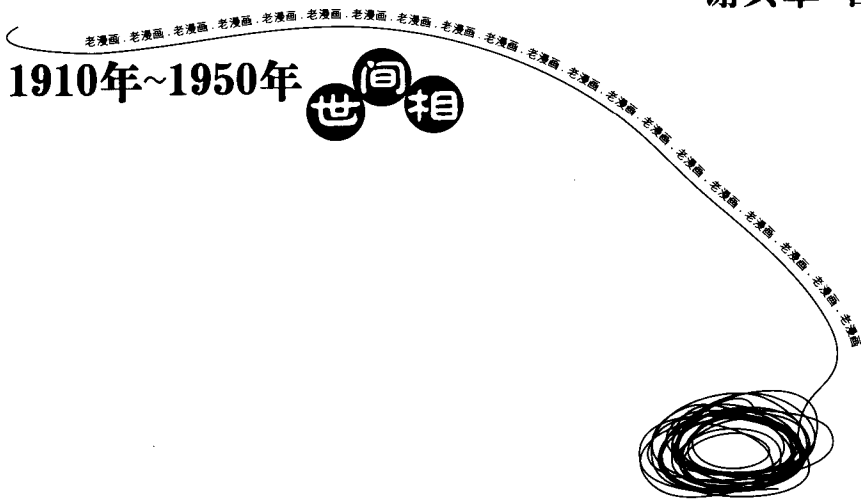


漫画漫话

谢其章 著



1910年~1950年

世相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画漫话: 1910年~1950年世间相 / 谢其章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225-169-9

I.漫... II.谢... III.漫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J2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986 号

漫画漫话: 1910年~1950年世间相

谢其章 著

责任编辑: 张 维

责任印制: 韦 舰

内文设计: zhan mei 正美
书籍装帧设计 010-64003130

封面设计: 林 丽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169-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谢其章，上海出生，久居北京。近来勤于撰述，出版多部藏书藏刊的专著。计有《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老期刊收藏》、《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和《搜书记》等，香港书界誉之为“谢氏书影系列”。另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九百余篇，多涉猎文坛旧闻掌故，对提升古旧期刊的版本地位出力尤多。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曾拍摄他的书斋，并作访谈节目。

目录

Contents

- 小言：跌倒人前搏一笑 旧梦重温老漫画 /003
- 01 滑稽画：现代漫画之先声 /009
- 02 漫画史的一份重要文献：《全国漫画展第一届出品专号》 /013
- 03 画人互画像——漫画家笔下的漫画家 /019
- 04 《时代漫画》被重新定位 /022
- 05 从《漫画生活》的新选本说起 /027
- 06 汪子美为“联华”电影明星作漫画群像 /031
- 07 胡考的不同类型漫画 /037
- 08 漫画界的标志性人物——张光宇 /044
- 09 《自由谭》·邵洵美·抗战漫画 /049
- 10 黄茅的《漫画艺术讲话》 /053
- 11 小品文和漫画 /057
- 12 曹涵美：我怎样画工笔画 /064
- 13 叶浅予为漫画史留下一部《王先生》 /068
- 14 《春夜宴桃李园图》 /072
- 15 滑稽秀 /074
- 16 《鲁迅奋斗画传》 /076
- 17 历史的哈哈镜：《论语》专号 /078
- 18 丁聪的早期电影漫画 /085
- 19 丁悚到底画了多少漫画作品 /090
- 20 “动画大师”万籁鸣的电影漫画 /094
- 21 画人描画录（旧文抄）叶浅予与鲁少飞 /097
- 22 不是倒骑驴，凡事向后看：《现象漫画》 /100
- 23 摩登上海的漫笔诠释者：郭建英 /102
- 24 丰子恺与《宇宙风》杂志的画缘 /105
- 25 丰画摹仿者 /110

目录

Contents

- 26 丰子恺的“新年漫画” /113
- 27 看着“三毛”长大的童年 /115
- 28 《北平第一届漫画展特辑》 /119
- 29 昔日在位者：《十日谈》封面群像漫画 /122
- 30 东方之梦 /124
- 31 《文坛茶话图》之谜 /127
- 32 赵望云和农村故事连环漫画：《秃子的故事》 /131
- 33 解读“足球漫画”背后的历史人物 /134
- 34 都冰如的“综合艺术”是漫画吗 /136
- 35 七十年前之大型电影漫画：《银国新年同乐会》 /138
- 36 人还是我人 /141
- 37 《笨拙》——中国“洋漫画”之启蒙教材 /142
- 38 “最早吹奏黑管”的漫画家：严折西 /146
- 39 漫史惟一超巨型漫刊——《泼克》 /149
- 40 《漫画界重阳登高图》 /153
- 41 《红玫瑰》三十六图写尽世间众生相 /155
- 42 “树倒猢猻散”之《俱乐部》 /161
- 43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记一九四三年漫画家座谈会 /163
- 44 关于朋弟，关于《老夫子》 /175
- 45 漫画家合作《色情文化图》 /181
- 46 黄苗子为《小说半月刊》作画 /183
- 47 胡考主编《万象》画刊 /186
- 48 五十年代之漫画 /189
- 49 新旧补破 /193
- 50 五十年代文坛全家福：《万象更新图》 /195
- 后记 /198

小言

跌倒人前搏一笑 旧梦重温老漫画

003

收在这里的几十篇小文，是近十年来断续写就的——漫画漫事漫人，一枝一叶，零敲碎打，旧梦重温，看图说自家话，见图如见故人，见故人如见前世，说不到点儿上亦无妨，别家高人另有高论我更愿请教，盖以漫画（一九四九年之前）为叙述对象的作者还真没几人，空谷盼足音，就这意思。老漫画的原作早已灰飞烟灭，它的流传手段全靠旧杂志旧报纸（这些陈旧报刊几乎成为了漫画的惟一载体），可又有多少人能接触到那些年深岁久浮黄泛绿的老报刊，所以也怪不得被魏绍昌先生美誉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民国漫画，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最富有特色、创造力以及名家荟萃的文艺种类”的老漫画，长久地被冷落。普通读者因为看不到而冷淡旧漫画还说得通，不可理解的是，当年那些亲手绘制漫画的名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约而同地抵触那段历史，不愿意人们提起自己的旧作，宁愿它被冷落被遗忘。胡考是三十年代上海滩很出名的漫画家，题材广，技法娴熟。我非常欣赏胡考的漫画风格，专门写了《胡考的不同类型漫画》，精心从私藏中挑选出多幅他的作品意为本书的插图增色，与我的一厢情愿相反，前两天一家大报发表了胡小胡（胡考是作者的父亲）的长文《画家的诗》，该文只字不提胡考经历中三十年代上海漫画生涯，连“漫画”二字也躲闪。（“我的父亲胡考，是浙江余姚人，以画名世”；“胡考19岁参加革命，抗战爆发以后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1942年到新四军，直到全国解放，一直在华东地区。”）漫画与别的画种很不一



样，最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低庸化”，一个是“政治化”，中间之路似乎最难走。画家本人与画家后人（本文只举胡考一例），为什么回避漫画史？是为曾经的“低庸”脸红（鲁少飞为《时代漫画》脸红过），还是受过“政治”的误伤？判定漫画的水平，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艺术层面（技法，想像力等），一个是政治层面，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政治制度转换频繁的年代里（凑巧的是，我们的漫画史大致与这个世纪同龄，幸与不幸，难说得得很。）一幅漫画的评判尺度，多数情势下政治尺度是第一位的，看政治的脸色来衡量漫画的好坏，艺术尺度则退居次席甚而可有可无连配角都做不成。这样的情形似乎只出现在漫画界，别的画种偏重的是艺术性，政治性则不明显。从创作的手段与过程来比较漫画与其他画种（油画，中国画等）的不一样，漫画的创作相对容易和快速，会画漫画的人远多于画国画和画油画的，而政治需求的往往正是“快速”与“浅显易懂”的宣扬手段，漫画恰好符合条件。上面的几个因素，还可以说明一个现象——为什么画漫画成就不了如画油画和画国画那样声名显赫的大艺术家？一个画种离艺术远靠政治近，可能是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我这里所说的迎合政治需求的漫画，并非真正意义的“政治漫画”，二者的艺术表现形式貌似同父同母的兄弟俩，不是生活在某个历史阶段的人确实很难辨识某个历史阶段的漫画的真实寓意，1958年“大跃进”漫画就会让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懂。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运动所产生的排山倒海般的漫画都会令后人莫名其妙。

没有产生（哪怕一位也好）伟大漫画家的二十世纪却不乏一批非常杰出的漫画家，这群人多集中在二三十年代（按地域划分又多集中于上海、北平、南方少数城市），四十年代呈衰退迹象。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漫画完全纳入另一个范畴，“画什么”比“怎么画”重要得多，漫画的主题与使命全部朝着同一个方向，连素材也从同一个桶里捞取，极少越轨之作，我本人从不把这个阶段走红的漫画家视为漫画家。漫画本该是题材最自由的画种，当它失去了想象的选择，“最是漫画不自由”成为现实，此时，再回味六十年前的一段话真配得上“意味深长”——“这是一个漫画时代，漫画家们正在拼命用漫画来驱走这个时代，而迎接另一个情愿找不到题材画不出漫画的时代！”（1947年香港《这是一个漫画时代》）说这话的家伙，洞察力端的了得，竟被他一句话说准了，虽然属于不幸而言中。

文学作家“悔其少作”的心态，漫画作家同样多有，这些年，大环境的宽松，老漫画家及他们后人的心态也放开了，对于别人披露自己（或自己父辈）早期创作的不健康的确该脸红的漫画也听之任之，随它去罢，一旦揭开光环，那么知名的漫画家原来也还画过不堪入现代人之目的烂漫画。对此，我的方式是我看到我知道就为止了，不会选用这样的漫画。

上面提到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杰出的漫画家，一九四九年之后，大多搁笔另操别业了。在这一批人的名单中，我注意的是漫画史中地位不高，甚至被遗漏的人物，如郭建英，严折西，朋弟（冯棣），都冰如，曹涵美，朱凤竹（此人一点文字资料我也没看到过，只知道他好像是苏州人）。还有便是沦陷时期比较活跃的漫画家，资料很欠缺。本来指望毕克官的2005年新版《中国漫画史》能在这方面的史料上有所突破，不成想，新版原封未动就是1986年版的内容，丝毫未作添益。毕克官先生是漫画家，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漫画史的作者（另有一部《中国漫画史话》，著者也是毕克官），他做不到的事，恐怕别人更难做到。本身是有名望的漫画家，去图书馆查个资料按说比普通读者应该便利得多，事实亦非尽然，八十年代，毕克官去图书馆查到了极稀有的漫刊《上海泼克》杂志，第二次再想看看，图书馆竟推说没这本杂志，对毕先生实行了封锁。我之所以乱猜，毕克官之所以不再对漫画史重写或添加内容，不是主观上没这个意愿，而是多方面的客观因素使他太为难了，史著的撰写离得开图书馆吗？毕克官感叹：“当时颇有一批外国人士对中国漫画的发展史感兴趣。有的要研究出书，有的要写研究生论文，找上门索取史料，我都热情接待。但我也产生了想法，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写？”（引自《中国漫画史话》前言）好像就是为了坐实毕克官的感叹，《中国抗日漫画史——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即是由日本漫画家森哲郎编著的，这事似乎显得更滑稽更具嘲讽。我读了此书，里面的许多文字材料和图片是由中国漫画界人士提供的。不是说我们的历史就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但起码的要求，我们的漫画界与出版界对此现状不该无动于衷。中国的文学史至少有过上百部不同的史著，漫画史只停止在毕克官一部书上，怎么讲也难堪了些。出版界到处找寻图文并茂且具卖点的选题，老漫画不入眼吗。我是不是提了两个伪问题。漫画（二三十年代的漫画）在社会生活里其实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多年前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了《老漫画》

丛刊和《老照片》丛刊。《老漫画》只出六期就停掉了，而《老照片》今天还在出。分析原因，老漫画的读者面太窄，作者来来回回就那一些人，甚至可以这样说，作者就是读者，读者就是作者，吸引不到圈外的读者，销量怎么上去？《老照片》，谁家都有老照片，谁都对老照片有话要说，话题多且广，亲切，容易产生共鸣，这些都是老漫画不具备的。一提老漫画，我就黯然神伤，说了这么多消极的话。

前面提过漫画的题材，新老漫画的一大不同就是在题材上分歧最大。新漫画对大人物当权者的描画蹑手蹑脚视之为雷区，老漫画则“胆大妄为”得多。鲁迅的光辉形象出现在漫画，一九四九年前为数不少，而一九四九年后一幅也没有。汪子美的大型八格漫画《鲁迅奋斗图传》（创作于1936年），设色、构图、创意、造型，无一处不出色，私下里我把它列为漫画史的名品，由此画而对汪子美有敬意。汪的晚境很不如意，他的艺术和生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得到的待遇过于反差。汪子美一九四九年后画过马恩列斯毛的正面像（也可称标准像），但境遇并未因之有所改观。在荒谬的理念看来，你只要先画过一幅坏画，就是再画十幅好画，也弥补不了你的罪过。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老漫画里的常客，我这里展示了好几幅，如《俱乐部》杂志里的“树倒猢狲散”，《十日谈》封面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的“全家福”，将大员们画入足球的阵容里。这些漫画也有招来祸事的，但绝非大祸临头。

漫画成功之后再拍摄成电影的例子，好像有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张乐平的“三毛”两例，可见当时漫画的影响。叶浅予、张乐平的艺术生涯虽然也有过挫折，但晚境总算得到了安稳和正确的评价，总算比某些人幸运得多。叶浅予的画册出了不少，回忆录《细叙流年话沧桑》最近出了新版，张乐平的“三毛”也出了最新的大全集。我看到七十年前成名的漫画家，今天还有人记怀着，更替那些不幸者感到不幸。

经常翻阅漫画杂志，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漫刊和文学刊物原来都一样，都存在同人杂志的圈子现象。《时代漫画》和《漫画生活》的作者群（尤其是骨干作者）是分得比较清楚的，这两种漫刊新近都出了选本，不妨对照排列一下。丰子恺似乎有意识地与上海滩时髦的漫刊保持距离，极少看得到他的画，偶尔有个一二幅，我也怀疑不是丰子恺的主动投稿。那么大动静的第一届全国漫展就没丰子恺什么事（有一种说法很流行，漫画



是从“子恺漫画”开始叫响的)。我的猜测得到了部分证实，漫界元老王敦庆1980年曾对毕克官说起筹办第一届漫展的某些内情：“在筹办过程中也遇到了难题。像开明书店、光华书局、《漫画生活》、创造社都有漫画作家，如丰子恺、叶灵凤、黄士英、沈叶沉（沈西苓）。但一再邀请，一再等待，他们却不肯送作品来，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只得听之任之了。”

漫画还有一处与文学相似，画家们的“师承”也大多来自域外的大漫画家，有些漫画简直可看做洋漫画的中国版，在技巧上有学英美的，后来更多接受德、俄漫画影响，本书有意识地把几幅“中”学生与“西”老师的画搁到一起，不妨对照着瞧瞧异同。使用毛（软）笔画的漫画还残存一点传统，一二十年代的马星驰是早期软笔漫画的杰出代表，早期漫画画面多有文字说明，那一手手书法守卫着传统。硬笔画画则从工具开始就注定要弃中就西，学人家学到家，看张光宇，看蔡若虹的一些画，学得接近或超过洋老师了，又真正能结合中国的国情。那时的漫画风格真个五光十色，争奇斗艳。论漫画史，西方比我们长二三百年的，理应踏踏实实实行“拿来主义”，毕竟我们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人家拿我们的漫画作为学习的榜样。再联想到现在的漫画，偶尔看到一档香港电视栏目正访谈内地当今一知名青年漫画家（据称还给一家著名新闻周刊画漫画专栏），当场展示了他的画，嘿，整个一动漫的造型和线条，一团一团的缠绕，看着闹心，动漫从哪儿传进来的，还用说吗，不看也罢。艺术的进步从来不配合社会的进步。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于京西老虎尾巴

（注：本书中所提到的年代，如未注明，则为上世纪。）

滑稽图



滑稽画：现代漫画之先声

清末民初，在使用“漫画”——这个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通用名称之前，凡在报刊上发表的带有政治或社会寓意的画，曾经使用过“讽刺画”、“寓意画”、“笑画”、“谐画”、“滑稽画”、“时画”之类的名称，只是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才统一归顺到“漫画”门下。漫画史专家毕克官说：“我国绘画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著名讽刺画家是石恪，四川成都人，生活在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作有《鬼百戏图》、《钟馗氏图》、《玉皇朝会图》。文献上记载石恪其人，性格不羁，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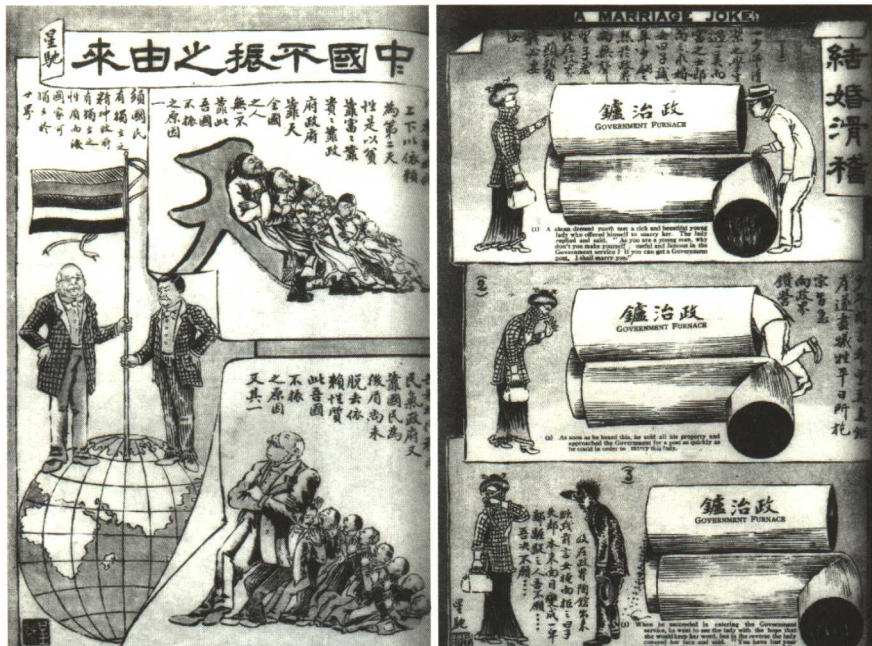


清末《北京画报》内“时画”

玩世，虽豪贵相请，少有不足，图画之中必有讥讽焉。”（《中国漫画史》）

“滑稽”的本义是一种盛酒的器物。“滑”者，泉水流动的样子；“稽”者，持续不断的意思，酒从一边流出来，又向另一边转注进去，不断地向外淌。司马迁取其中流畅的喻意，将宫廷的俳优列为“滑稽”人物，夸赞他们出口成章，机敏巧辩，应答如流，如滑稽吐酒不已似的流畅，并在《史记》中为

马星驰（山东人，1873年~1934年）所作滑稽画《中国不振之由来》、《结婚滑稽》，原载《真相画报》（19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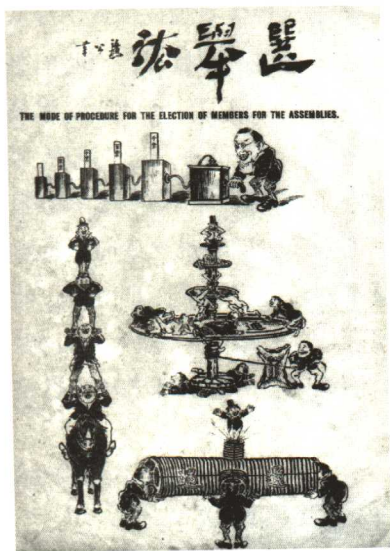
他们立传——《滑稽列传》，用今天的话来讲这班人就是“脱口秀”，如果这样的人不但能言，而且善画，那么肯定就是“滑稽画”之先祖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印象，总是快感和不快之间的混合，不过在这种混合中，快感通常总是占优势，把不快之感几乎完全给压下去了。”《西游记》里的猪八戒肯定不属于幽默的角色，用“滑稽”给老猪定位，更符合现代审美意识。滑稽，言传不如意会，借助画面，效果更佳。曾见过一幅叫《中国全图》的滑稽画，至今仍有隐喻劝惩的意义——《中国全图》，其图画一梯，梯巨而长，不知几何级数。每级之中，



画数人作中国衣冠状貌。下一级之人，必向上一级作拜揖状；上一级之人，必伸足向下一级作践踏状。层层如是，级尽乃止。旁有评语：“吾闻绘图者，惟能绘其外状，而不能绘其内情，今为此画者，乃能将国人媚上凌下之情状一一绘出，可谓绘图能手。”

笔者手边的一帧滑稽画，作者是昔年上海滩极负盛名的月份牌画家周慕桥。画中人物，对襟布衫，秃顶长辫，浑沌沌不知电灯为何物，叼着长



民初政治讽刺画《选举法》

烟袋锅子冲着电灯泡，想“对个火”。周慕桥表现的是百年前人物的滑稽相，电子声光时代，不会再有人对着收音机纳闷：里面是不是藏着人呢？周慕桥，苏州人，吴友如弟子，曾于上海校场和苏州桃花坞画过年画。上世纪初，外国洋行为在中国推销商品，找到周慕桥等传统画家画月份牌广告画。周慕桥的画法是传统的单线平涂法，所谓平涂即指敷色上的“染天染地”，我们从“滑稽魂”中领教周的技法。滑稽画，人物是主题，“传神写影，都在阿堵中”；“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画人

漫画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全国漫画展第一届出品专号》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举办过一次全国漫画展，也许那也是惟一的一届，三十年代，漫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举办全国漫展，时机已经成熟，终于有那么几个热心的漫画家联手促成了这件名垂漫史的大事。他们的名字应该记下：王敦庆，鲁少飞，叶浅予，宣文杰，张光宇，黄苗子诸位。王敦庆在《全国漫画展览会的诞生》中用漫画手笔描绘筹备漫展的班子成员——“因为光宇和浅予一个肚皮大，里面记得漫画家多，一个眼睛锐敏，知道谁的漫画值得展览，所以担任征求出品的工作；

因为张正宇擅长书法，善交际，于是荣任宣传部长；少飞有犹太人的鼻子，很像放印子钱的朋友，于是义不容辞地谦就财政部长之职；苗子以娘胎落下来，据说就有写官样文章的天才，命运要他做秘书长；笔者因为出身洋奴学校，国文比狗屁还不通，因而只指定起草一篇《全国漫画展览会征求作品的缘起》，得个练习写作的机会。”

王敦庆起草的征文告示分别在《时代漫画》及《上海漫画》上刊出，告示写得十分俏皮风趣，是一篇精采的漫文。一九三六年六月，征文告示



全国漫画展览会作品之一部分